

第十六回 假助戰一鼓解圍 真講和三軍釋甲

詩曰：

人生最怕是情濃，情到濃處法便鬆。
說甚王宮承簡命，那知臣節貴寅恭。
旗翻曉日珠江暗，劍指層城鐵騎封。
不是戴侯能鏡鑿，京觀看築阜如墉。

話說嘉桂山大隊人馬，行了兩日，先鋒鄧彪扎住營寨，候李公主到來商議道：「省城集數十萬眾分據要害，吾分兵以攻之，則不足與敵；合兵以攻之，則彼前後趨救左右合擊，是自孤其勢也。以末將之見，莫若假為助戰，使彼不疑，然後進兵，直逼官軍下寨。聞銅貓公紮營連州界上，密使人約定，乘夜逕攻佛嶺，趨擊殷正茂營，戴巡撫聞之，必發兵救援，公主乘其調撥，起而襲之，梅英之圍可一鼓而解。」公主大喜道：「叔父此計大妙，但須得一能言快語者為使，方能騙得他信，叔父試思誰可使者？」鄧彪道：「裨將鄭繼倫可也。」公主即喚鄭繼倫到來，授以懿旨，齎禮望中軍來。戴巡撫聞之，喚入帳中，參拜畢，獻上禮物，稟道：「末將奉公主命，上稟大人麾下。天馬強徒與公主有深仇，今聞舉兵犯省，公主親統三十萬眾願為先鋒，斬此強徒以泄積恨，特差末將先來稟知。」

戴巡撫聞言，暗暗驚駭，吩咐且退，急集多官商議道：「李公主不俟徵調，遽統眾到此，恐有詐偽，君等有何妙策以止之？」指揮僉事王經道：「嘉桂山李公主自降服以來，極守朝廷法度，去年九月，以宿憤興師往征天馬，吳大人曾給大小戰船一千艘，不料被天馬強徒殺得大敗回來，連次到軍門請兵復仇，縮大人不許，三司大人都曾為彼代請。今來助戰，諒無別意。」時參議趙可懷在側，戴巡撫顧問道：「此事果實麼？」可懷道：「給船請兵，果有是事。」戴巡撫道：「李公主既為吳大人所信，諒必無他。」遂重賞鄭繼倫回去。李公主聞之大喜，提兵直奔白雲山來。鄧彪又教李公主親來見戴巡撫，訴說前怨，今願破賊徒以上報朝廷、下泄私憤的哀情。戴巡撫見李公主辭氣容貌忠厚慈樣，遂深信不疑。次日，李公主率領將士來到白雲山下搦戰，舉頭望那白雲山，但見：

白雲蒼鬱，紫氣橫斜。溪號歸龍，噴薄飛流垂玉佩；台名舒鶴，蒼茫瑞霧掛瑤林。
豔豔刺桐十里紅，香滿甘泉之苑；亭亭飛閣千峰翠，芳留運使之名。菖蒲澗，捨身崖，仙雲靄靄；
寶象峰，玉虹洞，古蹟森森。誠哉天南第一奇峰，允矣海國無雙福地。

且說梅英困在白雲，糧草已盡，日日著人在摩星嶺探望救兵，總不見到，心中正慌。忽見小校飛報上山來道：「山下一枝兵，打著嘉桂嶺旗號，單搦大王出戰。」梅英聞言大喜，忙披掛上馬，衝下山來。只見李公主勒馬門旗下，以鞭指梅英大罵道：「無知賊徒，乃敢持強來此尋死！」顧左右道：「誰與奴擒來？碎屍萬段以消奴恨！」說聲未絕，月娥飛馬舞劍，早殺過陣來。梅英急忙招架，一往一來戰上一百合，不分勝敗，兩軍喝采不迭，梅英暗暗稱奇。又鬥上一二十合，月娥虛掩一劍撥馬便走，梅英飛馬趕來，看看至近，月娥嗖的一箭射來，梅英急躲時，一箭正射在鞍上。梅英急拔下一看，箭上刻著梅映雪三字，梅英大喜，忙撥馬佯敗轉來。李公主把鞭向前一指，眾軍一擁殺過對陣。梅英急命軍士拋盔棄甲而走。李公主趕至山足，打得勝鼓而歸。戴巡撫聞之，使人重賞月娥，其夜報馬來報：銅貓公已攻破佛嶺，殺到左營來了。

戴巡撫急遣參將李應祥、游擊陳寅往救。忽聞嘉桂人馬滿營鼓噪，火燄冲天，戴巡撫正驚疑問，小校飛報進來：嘉桂營中漏了火！說聲未絕，一聲炮響，嘉桂人馬已卷地殺來，官軍大驚，不戰自亂。監軍顧養謙，蹣跚棄營而走，官軍看見，只道是戴巡撫，大喊一聲道：「主帥遁矣！」大家嚎哭起來，爭先逃竄，自相踐踏，戴巡撫那裡止遏得住！李應祥聞喊聲震地，回望軍營，火光觸天，知被瑤人襲了營，與陳寅急回兵來救。殺至中軍，接著戴巡撫，殺開一條血路，保護著且戰且走，奔回省城。戴巡撫吩咐二將屯兵三千里，接應敗軍，親自登陴，守護城池。天色已明，陳寅二將收得敗兵數萬進城，殷正茂等已奔回惠州去了。正是：

攻成垂手忽空勤，不恨嘉桂恨監軍。
間剋軍需臨陣走，教人揮淚叱璫助。

再說梅英，得月娥通了信，回至山上，吩咐軍士紮縛停當，專候下面發作，分軍衝突。夜至二鼓，山下火光衝起，喊殺連天，梅英遂揮軍大喊殺下山來，腹背夾擊，殺得官軍大敗，死者枕藉。官軍既退，梅英收兵，率領將士到嘉桂營中，拜謝李公主。次日，兩寨人馬分頭來攻省城。一連攻了三日，戴巡撫隨機應變，守禦有餘，激得諸葛同性起，吩咐軍士道：「今夜各要備斗大一土囊，限明日辰刻至東城交納，無者立斬！」至期，諸葛同親提一土囊，使銅貓公冒著箭林，擲囊城下，眾軍大喊一聲，一齊擁至，丟囊城下。頃刻間疊囊為磴，高與城齊，眾軍鼓噪而登。戴巡撫大驚，急吩咐放銃，已被萬人敵搶入城垣，軍士驚倒，火不能燃。幸李應祥聞之，率五千爪哇銃手到來，轟天的打去，瑤兵方才退下，而城中亦力竭矣。

且說李公主見省城將破，心中愁然不樂。鄧彪道：「省城破在旦夕，公主反而不樂，何也？」公主道：「奴自歸降朝廷，矢守忠順。今為縮胸困奴黃郎，不得不救，然破王城、殺王官，豈忠順者所為耶？叔父有何善策使奴不失忠順初心，方為妙著。」鄧彪道：「若然，則惟有講和耳！」公主道：「前既以助戰欺了戴侯，今與講和，恐彼不信，奈何？」鄧彪道：「前雖欺彼，尚未說出黃郎情節，公主若遣能言之士到戴巡撫處，與他說明縮胸前後懷恨緣由、黃郎被誣情節，叫他出黃郎以招降天馬，戴侯是個忠正廉明的人，既知挑釁爭釁皆由縮胸，必能即出黃郎以和。」公主道：「然則此行非叔父不可，願叔父勿辭勞苦，為奴一行。」鄧彪許諾，李公主遂請梅小姐到來商議，把兵馬暫且退下。鄧彪單騎來至城下，對著守城軍士道：「嘉桂嶺哨總鄧彪，有事要見巡撫大人，煩列位通報一聲。」戴巡撫聞報，吩咐軍士，用索弔上城來。見禮畢，戴巡撫道：「足下見吾何事？」鄧彪道：「彪聞：仁者待人，不記小怨。前者彪主李公主，因救父都貝大王，以女兵三百，破縮大人二十萬眾於荔子坡，傷縮大人股。當是時，父女情切，身且不顧而能顧縮大人耶？縮大人初不自啟，而切齒於心。始則不容公主歸附，力阻吳侯，繼而疊遣楊傑到山凌虐，而公主含垢忍辱，臣節彌凜。去年十一月，主夫黃逢玉，以事到軍門，縮大人不由分訴，令解南海，嚴刑酷拷，勒招叛逆，做成文案，監禁南生。夫天馬梅氏，不奉正朔，不隸版圖，謂之為賊，彼亦何說云辭。而彪主自歸附以來，矢忠矢順，四縣人民莫不共見，而縮大人必謂之為賊，頃刻間」

名，誅其夫以泄其憤而後快，是光天化日之下而獨不容彪等以自新也！伏望大人昭雪其冤，放出主夫，彪等願說降天馬，以上報國家，下答大人。」戴巡撫道：「足下暫留館驛，容本院查問。」

鄧彪告退，戴巡撫會集多官計議。參議趙可懷道：「若論放一黃逢玉而能降積年巨寇，此百姓之功也。但彼以兵挾我，則朝廷體統亦甚可惜！今當查究黃逢玉前後，如果情真罪當，必不可偷一時之安，以壞朝廷法度；若果冤枉，可即出之。」戴巡撫道：「參議之言是也。」即差人到南海，弔縣官洪一夾來，問道：「黃逢玉反叛，所供是實麼？」洪一夾感仙女之神，知逢玉後來必定是個異人，有心要救他，今聞戴巡撫問及，遂把縮袖指授勒招叛逆，逢玉呼天自矢，抵死不招，及後與逢玉商議，暫且招承以待申理等事，據直說來，一些不隱。戴巡撫聞言，把洪一夾連聲叱退，即著人請鄧彪來，賜坐於側道：「本院查得黃逢玉果係冤屈，但足下何以能使天馬歸降？」鄧彪道：「天馬梅小姐，愛黃郎才貌而強委身焉，黃郎惡其不遵王化，背之而逃，而梅小姐乃能棄數十萬之眾，而跟著黃郎欲以荊釵終，此其心非徒暴戾恣睢者比也。夫順也者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彼不忍背黃郎而獨忍心背朝廷乎？此彪之所以知天馬之可以降也。」戴巡撫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就煩足下一行！」鄧彪即告辭起身，依舊用索縋下城去，回至營中，把上項事一一述與李公主听了。李公主即同鄧彪到梅小姐營中，與梅英等一一敘禮坐下。鄧彪又將見巡撫之言敘說一番，眾皆歡喜願降。李公主與梅英商量，將兩寨人馬撤退至花縣紮下，梅小姐就求李公主代為修下表章，備本年賦稅，差宋金剛同鄧彪進城交納。戴巡撫降階相迎，備酒款待，用好言撫慰二將道：「足下歸降朝廷，便是朝廷臣子，本院當為足下奏請封爵。」二將起謝，鄧彪道：「末將等已蒙大人收入旂幟，夫主黃逢玉乞大人早賜釋放，以慰兩寨之望。」戴巡撫道：「足下且回，本院還要以禮送逢玉至寨。」二將拜謝而回。正是：

上官盡得如巡撫，珠海安能致寇兵。

且說逢玉，雖監禁南海，洪一夾時時著人看視，又得黃聰二人攜梅小姐千金到來，上下使用，買得牢頭禁子都來服事，倒也清閒自在。只是心痛李公主慘死，張小姐不知存亡，未免憂心如焚，淒然欲絕，想到無可分解時，則悲歌長吟，感得一牢罪人皆為隕泣。一日晝寢，夢攜張小姐回家，母氏沙夫人接著，正在悲喜交集，因風雨驟至，禁子呼叫，驚醒轉來，心中懣煩，取筆書《江城梅花引》一闕，以寫其悲怨云：

日長睡起不清渾，倚監門，矚危垣，懊惱一腔無字寫憂恨！枷鎖風吹聲淅淅，搖鐵馬，響啾啾，總懣煩。

懣煩懣煩不堪論，己恨吞，慮又紛，割也割不斷，怎禁銷魂！

但願雙親長日笑吟吟，莫為著儂憔悴損。儂恨也，可今朝減幾分！

寫畢，正在那裡悲吟，忽禁子亂叫進來道：「黃相公在那裡？巡撫大人差官來接了！」逢玉聞叫，暗自付道：「那個巡撫肯來接我？」徐徐出來，禁子忙與他開了鎖，去了頸上鐵索，扶出監門。見一個將弁打扮的官兒，捧著一副袍帽靴子，後面一個兵丁牽著一匹馬，見了逢玉躬身道：「下官奉巡撫大人命，請相公換了冠袍到衙相見。」逢玉不知就裡，不肯換服，道：「逢玉尚不知大人釋放之由，安敢遽改內服！」正在那裡推遜，只見黃聰與志龍手中拿著梳篦，笑嘻嘻從東邊衙門裡走將出來，扯逢玉在一邊，附耳說道：「梅小姐退兵花縣，遣人進城與巡撫講和了。」志龍向那將官接了冠袍道：「將軍先回，容家姐夫梳洗了來。」那將官道：「大人立等相見，求相公作速些兒。」志龍道：「曉得。」將官去了，二人連忙與逢玉梳洗畢，換了衣袍，一同來到撫衙，將官接著，引至大堂跪下。戴巡撫忙叫起來相見，逢玉叩頭起來，賜坐於側，左右獻茶畢。戴巡撫道：「本院查知賢契之冤，已具辨本為賢契伸理，貴相知近日歸命朝廷，賢契到彼還須勉之忠順，永作王臣，無生貳心。本院本欲與賢契小酌數杯，恐貴相知等人凝望，賢契可即行。」又以手指階下鞍轡皆備的一匹白馬道：「以此相贈，少表微禮。」逢玉不知詳細，無可回答，惟有諾諾而已。辭了出來，黃聰二人接著，一同出城，逶迤望花縣來。

早有探望小軍飛報兩寨知道，李公主與梅英率領將士出城遠接。逢玉看見，滾鞍下馬，李公主與梅小姐走上前來，抱頭大哭。逢玉只知梅小姐來救，李公主一段，城中巡查嚴密，無人敢說，逢玉卻全不曉。今猛地見李公主走在跟前，反覺呆了，一點眼淚也哭不出來，睜著眼看了一會道：「小生與公主還在夢裡麼？」公主哭道：「妾實未死，郎君所葬乃女將許玉英也！」逢玉方才泣數行下道：「小生自分與公主永棄，誰知尚有今日！然非許夫人兩番相救，小生不為屈子之沉，亦死魏齊之杖矣！」眾人忙問那個許夫人？如何相救？逢玉把玉英兩次相救事，敘說一番，眾人聞之莫不嗟訝不已。梅英請逢玉上馬，來至李公主營中，逢玉與諸將各各相見過，再三致謝活命之恩，李公主大排宴席慶賀。其夜，梅小姐就讓逢玉歇在李公主營中，二人擁入羅幃，就如隔世重逢一般，恩愛之情比那初婚時更覺如膠如漆，親切不過。有詩為證：

破鏡重逢日，返魂爾許時。

雙雙鴛枕上，細細說相思。

次日，梅英備酒與逢玉慶賀，一連飲了數日。一日，諸葛同謂梅英道：「鄧小姐月娥，才貌雙全，大王若求而為配，亦可謂得一閨中良佐。」梅英道：「孤已聘錢姑娘，安可再娶鄧小姐！」諸葛同大笑道：「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思置妾，何況大王撫有千乘者乎？雖置十妾有何不可？」梅英道：「軍師所說亦是，但不知鄧將軍相願否？」諸葛同道：「待不才往說之。」遂起身來見李公主道：「今姑爺已救出，不才等離山已久，欲辭公主回去。小姐理應跟姑爺住住公主處，但先大王生小姐只姐弟二人，小姐既住公主處，我大王便失一臂。今欲求鄧將軍小姐，為我主之助，望公主推小姐分上，俯賜鼎諾。」李公主大喜道：「但恐舍妹才涼德薄，不足為大王之配。如果不棄，當即從命。」諸葛同大喜，回至營中，與梅英備下千金聘禮，送至李公主營中，交鄧彪收下。李公主著人到省城制辦二三千金妝資，擇吉就寨中成親。當日鼓樂喧天，迎月娥到梅英寨中成親，擁入後寨。梅英代月娥揭去蓋頭，注目一視，二人暗暗歡喜，左右擺上宴來，交杯而飲。梅英道：「前在陣上遇卿，心甚羨慕，不意竟成鸞鳳！」月娥低頭微笑，梅英情不能禁，命左右撤席，與月娥解扣寬衣，共赴陽台。正是：

銷魂昔在鴛鴦陣，探穴今從錦帳中。

漫道一槍堪著勇，玉門關窄未堪攻。

次日，大會將士宴飲，戴巡撫與各官聞之，亦遣人來賀，梅英一一款待。又過數日，因離山已久，放心不下，率領月娥來辭李公主回山，李公主正要備酒餞行，忽一人蹣跚走進營來，看著梅小姐跪下，放聲大哭。眾人大驚，不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本為救逢玉而矯助戰，矯助戰而破官軍，而逢玉終弗能救。試思此時當如何進退？斗然設出講和一策，又恰值戴侯推誠相慰，文字遂如繁弦，急切中轉出悠揚雅韻，聽者寧弗神怡？

野雀道人曰：不破省城是作者走便。

[返回 >>](#) [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